

郑振铎传

福建现代作家传记丛书



郑振铎传

陆荣椿 著

海峡文艺出版社



陆荣椿 著

福建现代作家传记丛书 ● 郑振铎传

海峡文艺出版社



(闽)新登字 05 号

郑振铎传

——福建现代作家传记丛书

陆荣椿 著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东水路 76 号 邮编:350001)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州世友电脑公司排版

福建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三明新市中路 70 号 邮编:365001)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10.25 印张 4 插页 230 千字

1998 年 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 000

ISBN 7-80640-086-9

I·981 定价:16.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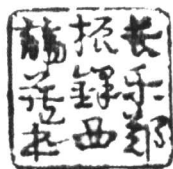
郑振铎(1957 年)



与妻、女在上海(1929)



与夫人高君箴合影(1948年)



郑振铎生前
所用印章的一枚



1936年春与肖乾、靳以等
在上海
右一肖乾, 右二郑振铎, 右
三靳以



郑振铎与外孙

序

郑尔康

人生是一个大舞台，每个人都在担当着不同的角色。有红脸，有白脸；有忠，有奸；有的真善美，有的假恶丑。有的人一生只为个人及其小集团谋私利，而置国家民族之兴亡于不顾，丧尽天良，坏事做绝，这样的人，虽然活着，却是死了，如行尸走肉。有的人一生多为别人着想，为国为民奋斗终生，直至献出自己的宝贵生命，这样的人，虽然死了，却永远活在人们心中。本书的“传主”正是这样一位有着高尚心灵的人。作者陆荣椿同志以其掌握的翔实而丰富的史料，严谨认真的写作态度，生动感人的文笔，为我们展现了“传主”——郑振铎，一位中国千千万万爱国知识分子中杰出的一员，为国家为民族而奋斗的一生，光辉的一生。

我有幸成为本书的第一名读者。本书初稿完成，我就拜读了。读完本书，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这不仅是因为“传主”是我的父亲；还因为作者是用“心”在写的，用“情”在写的，写出了真实的、活生生的、一个有血有肉的郑振铎。

“传主”一生，不像一些伟人、一些英雄豪杰那样，有什么惊天动地、轰轰烈烈的壮举，直到他消失在蓝天白云之上。^①但他是在尽他的最大所能，踏踏实实地为国为民做他认为应做的好事。从青年时代积极投入“五四”运动，创办《新社会》，发起成立文学

^① 1958年10月17日郑振铎率我国文化代表团赴阿联等国访问，因飞机失事而殉难。

研究会，主编《文学旬刊》和《小说月报》，在蒋介石发动反革命“四·一二”政变后被迫流亡海外；到抗战期间，坚持留在“孤岛”为国家抢救大量文献古籍；于新中国成立后，以满腔的热情从政十年，直到为国捐躯……“传主”一生所走的路，是无数爱国知识分子所共同走的一条共同的路：从锲而不舍地在黑暗中寻求光明，到终于找到光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向革命。而“传主”又有其独特的奋斗方式，即“传主”一生的许多感人情节都是围绕着“书”这一主题展开的，传记作者恰如其分地表现出了“传主”这一特性。

我和陆荣椿同志是交往多年的“老友”了。早在八十年代初，他为福建人民出版社编选先父作品集《郑振铎选集》时，就和我有了来往。后来，他又为四川文艺出版社编了另一部《郑振铎选集》，接着又开始写《郑振铎传》，一晃十多年，我们间的合作十分融洽，愉快。

可能是荣椿同志长期从事编辑工作的缘故，他无论是编书或是写作，都总是那样一丝不苟；特别是写这部《传》，更是多次就一些事实和细节同我一一核对史料，字斟句酌地修改，态度谦虚诚恳。这种认真工作，对“传主”负责、对历史负责、对读者负责的精神，使我深为感动。

荣椿同志原是《红旗》杂志编辑，后来任《求是》杂志编审，最近刚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原来工作很繁重，他编书、写书都是靠业余时间来完成，由此可见其辛劳。感谢他这些年，为先父作品的流传所做的大量工作；尤其是这部《传》，对“传主”给予了公正、恰当而绝无溢美的历史评价，使“传主”这个中国人民好儿子的光荣的奉献的一生得以真实地形象地再现，以还其历史本来面目。我对此书是非常满意的，并希望每一位读者读过此书后，与我有此同感，通过此书来认识“传主”，了解“传主”，并

从中得到一些对待“人生”的启迪。

最后，我想用先父挚友叶圣陶先生亲口对我讲的一番话来结束本文，他说：“我常常这样想，应该有人发个愿心，为振铎兄写一部传记，这对帮助人们了解‘五四’以来新文学运动大有好处。我还认为写振铎兄的传记用不着什么夸张的手法，只要求内容翔实，他那充满着激情和活力的品格就足以使读者受到感染了。”荣椿同志是达到了叶老的要求的，我想。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廿日于京寓玄览堂

目 录

序.....	郑尔康 (1)
一、艰难家道，砥砺少年志	(1)
二、在北京铁路管理学校的日子里	(7)
1. 千里投亲为求学	
2. 在“五四”爱国热潮中	
3. 办一个倡导社会改造的刊物——《新社会》	
三、文学活动的开始	(26)
1. 通过对俄国文学的介绍和推荐，拿起文学这个武器	
2. 早期的几篇文学作品	
3. 发起并成立“文学研究会”	
四、初恋：尝到的是一枚苦涩的果子	(37)
五、商务印书馆的编辑生涯（一）	(48)
1. 主编《文学旬刊》	
2. 编辑、出版《文学研究会丛书》	
3. 创办新型儿童读物《儿童世界》	
4. 沈雁冰以后的《小说月报》主持者	
六、日趋活跃的创作——《雪朝》、《山中杂记》、《家庭的故事》等出版	(75)
七、商务印书馆的编辑生涯（二）	(99)
1. 难掩乡愁的欧洲之行	
2. 旅欧归来，重操旧业	

八、执教北平，发奋著述·····	(124)
1. 《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的问世及其他	
2. 再来办文学刊物：《文学》与《文学季刊》	
3. 创作一束：《取火者的逮捕》、《桂公塘》、《西行书简》和理论文字	
九、与鲁迅的真诚友谊·····	(153)
十、不如归·····	(166)
十一、以自己的方式投入抗战洪流（一）·····	(177)
1. 为了民族的生存吹响“战号”	
2. “孤岛”时期的抗日斗争	
3. 《中国俗文学史》的出版	
十二、以自己的方式投入抗战洪流（二）·····	(199)
1. 参加“文献保存同志会”，为国家抢救珍贵古籍和民族文献	
2. 艰苦的四年蛰居生活	
十三、文艺要复兴，政治要民主·····	(218)
1. 胜利不忘工作	
2. “劫后余生”一回顾——《蛰居散记》的写作	
3. 打出“复兴”文艺的旗帜	
4. 争取政治民主，创办《民主》周刊	
十四、做一点近于“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傻工作”——《中国历史参考图谱》等的编印·····	(237)
十五、在新中国文物、文化工作的领导岗位上·····	(249)
1. 开拓文物保护工作的新局面	
2. 出色的中外文化交流使者	
十六、为了弘扬我中华民族的伟大艺术传统·····	(263)
十七、老枝犹绽新花——建国后的文学创作·····	(285)

十八、生命：过早地画上了句号..... (305)

后记..... (319)

一、艰难家道，砥砺少年志

温州（古代也称永嘉），这座有着一千余年历史的古城，如同一颗晶莹璀璨的明珠，醒目地镶嵌在祖国的东海之滨。如果您有兴趣作一番实地考察，或者查阅一下有关地理图籍，就不难发现，这座当年只有十多万人口的古城，在天时地利等方面却有着某种得天独厚的条件：它位于浙南主要河流瓯江的入海口，交通方便，有辐射四方之利；气候温和，无严冬酷暑之虞。加上腹地开阔，物产丰饶，经济和文化也都颇为发达，故而很早便有“小杭州”的美称。因为海上交通便利之故，从宋代以来，它便成为我国同海外诸国贸易往来的为数不多的城市之一。温州也是人杰地灵、富有文化气息的城市。它历史上出过不少有名的文人。南宋时，儒家思想产生过一个颇有影响的派别——“永嘉学派”。它也是宋元南戏的发源地。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著名诗人谢灵运都当过本地太守，相传吏治很不错，为百姓所称道。他们活动过的一些地方，成为今天有名的古迹了。由于上述原因，到了十九世纪下半叶，以“炮舰外交”推行其殖民侵略政策的帝国主义，一眼看中了中国东南沿海这座中等城市。根据《中英烟台条约》之规定，腐败的满清政府被迫将温州正式辟为对外通商口岸。于是，一批又一批外国人拥进这片小小的东方“乐土”，经商，传教，开办慈善和文化事业。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理所当然地享受着殖民主义者的某种特权。而温州古城本身，便也不可避免地逐渐地向着带有半殖民经济文化色彩的城市方向不断变化。当历史的车轮辗过十九世纪而迈向二十世纪的时候，温州已初步呈现出一派近代城

市的畸形繁荣的景象：外商开设的公司、洋行林立，各式洋货充斥于市，商业贸易十分活跃；具有外销出路的某些传统手工业（如瓯绣）也迅速发展起来。温州市民阶层无形之中所受到的“欧风”沐浴与熏陶，以及随之而具有的开放意识，较之于内地城镇居民当然也来得突出和普遍。

正是在这样一个特定的时代和社会环境之下，公元1898年12月19日（农历戊戌年十一月初七日），也就是在清王朝顽固守旧势力的总代表慈禧悍然发动了充满着刀光血影的“戊戌政变”、残酷镇压了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为代表的维新派三个月之后的一天，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和开拓者之一、著名作家和文学史家、文物考古学家郑振铎，诞生在温州乘凉桥附近一座当时名叫“盐公堂”（一说“炮丁”）的古老宅第内。

郑振铎原籍福建省长乐县。郑家这一房从用辈至允辈曾出了五个进士，算是望族。郑振铎的上辈高祖郑用苍，便是进士出身，曾任山东盐运使，领按察使衔，二品顶戴；曾祖郑宏博，贡生，授瓯宁学训导修职郎，曾祖母是湖北巡抚柏荫的女儿；祖父郑允屏，从九品，跟随一个在浙江温州任道台的表亲当幕僚。此时，郑家家道已经中落，生活不免拮据。郑振铎祖父只身从福建长乐县来到温州任职，一晃就是多年。在此期间，他在那位表亲的有意照拂下，几次被委任以下属辖区的海防官吏、税务官吏一类的差事。职位虽然不高，但可独当一面处事，且颇有油水可得。这自然要比在道台衙门当幕僚刻板收入的那几两俸银好得多。大约在郑振铎出生前三年，在当地站稳了脚跟的祖父，下决心把家眷由长乐县接到了温州定居下来。全家成员除祖母、叔父之外，还有新婚不久的父亲郑庆咸和母亲郭宝娟。郑振铎在这个家庭里属于长房长孙；在他之后，尚有大妹郑绮绣和二妹郑文英。幼年时代的郑振铎，由于聪明活泼，是很得祖父母和父母的欢心的。振铎（取

摇动大铃以警醒、激励世人之意)这个颇有深意的学名,就是他祖父给取的。二十年后,郑振铎在他的散文《宴之趣》^①中,曾经形象地描写到,经常在家享受着并不豪奢的“独酌”乐趣的祖父,是如何地也把这种充盈着长辈对儿孙的爱心的所谓“天伦之乐”的乐趣,惠及绕于膝前的孙儿孙女的:

他喝着酒,颜微酡着,常常叫道:“孩子,来,”而我们便到了他的跟前。他夹了一块只有他独享着的菜蔬放在我们口中,问道:“好吃么?”我们往往以点点头答之。在孙男与孙女中,他特别的喜欢我,叫我前去的时候尤多。常常的,他把有了短髭的嘴吻着我的面颊,微微有些刺痛,而他的酒气从他的口鼻中直喷出来。这是使我很难受的。

显然,老人晚年生活遭遇到的某些不如意事,以及由之而生的“沉重的忧郁”,都在酒与孙儿引起的“陶醉”中,暂时消失掉了。

从现有的一些材料(主要是亲属的回忆)来看,郑家在郑振铎出生前后一段时间里,经济收入主要依靠郑振铎祖父的俸禄和外快所得。无论在原籍或者温州,都没有固定的房地产收入以补充这个家庭的财源,郑振铎的父亲在世时,也不能从经济上有力地支持全家。但只要祖父不间断地有收入可观的差事在手,一家生活还是过得很不错的。这不仅为郑振铎本人承认^②,而且从他二十年代所写的自传色彩颇浓的小说集《家庭的故事》中所反映的家庭生活情形,以及郑家前期所交往的亲友不少跻身于上层社

^① 原载1927年1月16日《文学周报》第258期。收入《郑振铎选集》(下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

^② 郑振铎:《最后一次讲话》(1958年10月8日)。原载《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2辑,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会，也可看出一些端倪。所以，可以认为，八九岁以前的郑振铎，童年生活是过得颇为舒适而温馨的。这期间，郑振铎曾同母亲一起，跟着充当官府幕宾的父亲，在以杜牧诗句“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而名声益彰的扬州城里住过两年。可惜，好光景并不能长久维持。父亲因突患精神病医治无效^①，壮年遽而谢世。这在精神上和经济上给全家的打击是不轻的，从晚年丧子的祖父，青年守寡的母亲，到少年失怙的郑振铎，心灵上莫不蒙上一层难以消除的阴影。然而，对这个家庭的打击还不至此。没有几年，祖父也因病去世了。从此，全家的经济来源，便不得不主要依赖于母亲做针线活取得的菲薄收入，亲友的接济和帮助，以及在北京外交部当小官吏的叔父郑莲蕃寄一些钱来维持。对于当时正在温州省立第十中学读书的郑振铎来说，这也意味着要过比过去远为清苦的日子：他长年穿着不甚合体的旧衣衫；患有慢性鼻炎等疾病不能及时治疗；无法购买喜欢的文史书籍而不得不设法借来手抄；因缴不起学费，遭到学校当局的难堪待遇；不止一次阻挠他参加考试。但是，这一切并不能影响自小爱书，视之为良师益友，具有坚韧不拔、奋发向上精神的郑振铎。经过一番努力，他于1917年夏季顺利修完了高中阶段的全部学业，毕业于浙江省立第十中学。

对于那几年的求学和读书生活，郑振铎后来在不同场合有过一些零星不全的回忆。例如，他在一篇文章中谈到，由于一位国文老师的生动活泼的教学法和循循善诱，使他上高小（永嘉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时对于读《左传》、《古文观止》之类的文言文兴趣大为增长，国文也“进步得最快”（而在此之前在私塾读过一段

^① 据郑振铎之妹郑绮绣回忆，他父亲在扬州当幕宾时，有一次不期而遇见很早给了别人家当养女的妹妹，已被迫做了某县令的小妾，大受刺激而精神错乱，回温州后不治而去世。

古文，由于塾师教授不得法，使他感到枯燥腻烦，没学到什么），这同他以后爱读文史类书籍的癖性的养成很有关系。他永远不能忘记那位在读书作文上热情帮助了他的“启蒙先生”^①。又如，郑振铎谈到，自己中学时代求知欲很是强烈，不但读过我国古代的一些著名小说，尤其是含蕴着爱国主义思想的作品，像孔尚任的《桃花扇》，就备受他的推崇。此外，他也喜欢阅读能够看到的一些古书刊本如《文心雕龙》、《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甚至包括今人所编印的古文选本，以便从中了解我国古代文艺及文论方面的知识。没有钱买书，就借书来花笨功夫手抄，以“自省览”。例如，1916年上海中华书局出版了一部今人编的类似古文汇编的叫做《古今文综》的书，一位同学购得，郑振铎见后爱不释手，硬是设法借来，花了一个暑天，把其中有关论述古典文学的文字全部抄录下来，集成两大本，一直保存下来没有丢失。（有意思的是，郑振铎1957年暑天在北京一家旧书店竟见到了这部书，便买下写上题记，以纪念自己“少年时代一段艰苦求书之事实”）同时，他也很关心当代新文化、新思想、新知识的吸收。他曾说过：在中学时代买不起书，家里所藏的《中国魂》、《新民丛报》之类，我都读过不止一遍。此外便买些《学生杂志》和《青年杂志》（按：系陈独秀主编，后改名为《新青年》）来读。^②

再如，他在中学时代，便萌发了学习文艺写作的愿望并见之于行动。三十年代，在北平燕京大学执教的郑振铎，曾在一篇文章中忆及这一点：“我从少来便喜欢东涂西抹。年十三四时，读《聊斋志异》，便习写狐鬼之事。记得尝作笔记盈半册，皆灯前月

① 见《记黄小泉先生》。收入《郑振铎文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② 见郑振铎“未刊残稿”，转引自陈福康编著的《郑振铎年谱》第12—13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年出版。

下闻之于前辈长者的记载。迄未敢出示友朋。人亦无知之者。几经播迁，皆荡为云烟矣。后随长者们作诗钟，方解平仄，乃亦喜赋咏物小词。随作随弃，也不复存稿。”^①《聊斋志异》是我国古典文学名著之一，它虽以文言体裁写作，且大多叙述狐鬼之事，但文笔十分流畅，故事颇为曲折，且富于人情味，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少年时代的郑振铎受其影响，也来收集材料，敷衍成篇，虽然含有创作的愿望，但更多的，似乎还是为了熟练地掌握古文写作技巧。郑振铎后来之所以能具有扎实的古文基础，能娴熟地从事于文言文的写作，除了他几十年间一直没有放弃对古典文学及文史古籍的博览和钻研，也同他这一段时期的努力是有关系的。

^① 《〈中国文学论集〉序》。收入《郑振铎选集》（下册），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